

故蘄州君數見單空即孺人履拮据助之終不勝其溢出之費初蘄州君謁選得四川之鹽課提舉副鹺司故散局而蜀道更號險遠舟自峽江溯巫夔而上猝遇暴風舟幾覆孺人第口誦阿彌指心自恃畧不見驚怖狀須臾舟濟同舟者無不手額孺人能以佛力普度之也逮至所謂鹺司者聞無官解可居而僦居民間蕭然一寓公耳而孺人安之無北門之懟也歲滿遷去始得蘄州州貳近民又屢攝守堂皇輒有箠械聲孺人耳之即刺促不

寧曰是何鹺司之寂然而今之闕然也得無有冤籲耶必俟蘄州君退而質之故知無所寃迺解其後蘄州君以中蜚語坐罷意不無少望孺人曰幸有子可教或天假其隙以成吾志也夫安知失之非得耶於是蘄州君歸而銳意督課其子并召馬甥玉麟而羅之塾以甲乙其藝少不當意輒厲聲色臨之迺孺人更從旁宛轉開譬不爲一切苛迫諸子壻輩既憚蘄州君之嚴而又德孺人之慈由是矢相鐫礪以抵于成無何允元舉於鄉馬甥繼

之遂成進士最後允諧射策數不中而親黨有齟齬之者幾自放廢孺人曰惟一第可解百讐兒直黽勉之耳允諧迺愈益矜奮亦旋應鄉舉蓋相望於二十年之間而顧氏之門祚燿燿張矣若孺人之能自必於天者蓋孺人天性純孝而其哀矜一念尤所諄篤遇以貧厄告者務出氣力厚爲之所不至於傾筐倒屣盡脫其簪珥其心不已繼姑朱以不當舅指夢夢然如無所歸而孺人色養之特持婦道即疏節不少貶損而其事金翁也蓋翁生

世九十餘年而孺人之爲嬰孺慕者亦七十餘年以上食則毋以豆脯盂漿自念其口也以侍疾則毋以七年勞而輟朝夕問也其死而喪葬之也易不以貨財靳戚不以筋骨減人曰有女如此安用生子誠詫以爲邑之盛事云舜祥名夢羽少孺人一年今春秋亦七十爲人莊飭如金翁別自有傳徐學謨曰余與舜祥蓋稱寮壻云故知孺人之賢爲詳始孺人年四十以媿身嬰帶下疾羸甚度必不起有日者布筭亦言孺人數不應壽迺迄今閱

三十年固無恙也豈別有冥報耶世間萬法總歸  
於一心心順則氣和和氣應之而諸福之祥蔑不  
至矣夫以孺人之所以爲心而長養顧氏寧獨其  
身之用康已哉

馮母馬太安人傳

嘉靖初華亭馮侍御某嘗以直言忤 世廟隸編  
戎者逾三十年會 莊皇帝登極 詔解其伍起  
拜大理丞以年至不及用尋卒於家而大理公有  
子九人其第八人名時可者爲今貴陽督學副使

而其母封太安人馬氏則大理公之媵也始大理  
公娶金宜人爲嫡而以太安人從有溫惠之德左  
右諸姬無當之者因進之大理公而生督學君是  
時大理公之母吳太孺人在養太安人及事之甚  
得其歡心嘗摩督學君之頂而祝之曰寧馨兒也  
不有是母焉得是子蓋兩相推重云而吳太孺人  
之寢疾也太安人屬屬而朝夕之以供湯藥久而  
無怠訖於大漸吳太孺人曰新婦勞苦矣爲脫金  
耳鐸贈之示地下母相忘也比卒而雲間突罹倭

夷之難賊迫城急大理公挈其家避之沈巷或患  
太安人盍行乎太安人曰有吳太孺人之主在行  
將安之脫城破吾其爲宋共姬乎誓籍薪燼耳屹  
不爲動比賊退而大理公反視舍中器物絨滕如  
故宗黨以是歸其孝而有執大理公故多內寵而  
太安人自少雜班行中外若無可表見顧徐察其  
隱則涇渭了然見理明而識事早有丈夫之所不  
能及方督學君之需次選曹也大理公病駸駸劇  
矣將待子以訣太安人策之曰兒非遺親者其必  
歸乎已而果謁告以歸抵淮而成大理公之喪其  
郎司馬時蔚負物望審官者議徙銓部優之人或  
以告太安人曰兒非媚勢者其必無徙乎已而果  
不徙大理公旣薨大事盜有發其橐中裝者已事  
洩得金可數千諸昆季羅而瓜分之而留五百鏹  
以遺督學君太安人旣持金而內之閭適宗人以  
匱告即斥百鏹賙之人曰郎君負責甚多奈何不  
爲償責地乎太安人漫不屑意徐應之曰慷慨踈  
財兒志也吾僅成之耳其平生喜施予又如此以

皇朝通志 卷之五  
故馮氏席累世之資享崇爵之貴而太安人又佐以勤嗇然其家帑庾常缺而輒仰子母錢以給其歲時祿賜之入太孺人必北面再拜而諭之曰此吾家數十口所需也能忘 主恩哉九督學君宦歷所至必戒之終於所事以一意報 國貴陽之道里險遠太安人老矣既不得迎養官邸而督學君第以獨子孤懸萬里之外日思解印綬去乃太安人則時時以書慰止之已卒不俟命而行音驛僅傳而請從報入里門矣知非太安人之所好也

歸逾年而太安人竟不祿即慙於從令之恭而令殮必親太安人得以收考終之福者豈其子母之間死生離合固自有數哉生子一人即時可女一人嫁莫是芝孫一人大章縣諸生大曹尚幼其春秋蓋六十有 云

徐先生曰予讀小星之詩而傷之蓋傷婦人之厄於側而畸其躬也故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夫命之不猶疑無復之矣其幸而生子者幾人哉矧生子而貴貴而且賢賢而有文如督學君則世所稱

麟甲鳳毛也亦希闊之遇矣大理公以忠諫瀕九  
死至終其身不見用則造物者固將昌其後而祚  
之賢媵非偶然也予故掇其始末著之於篇

劉母方太淑人傳

太淑人姓方氏六安名家女也爲今大將軍劉侯  
大勛之母其稱太淑人者用大將軍貴受 誥封  
而以媵故於淑人例加太云按劉之先本山西太  
原人其始祖敬從 高皇帝驅胡於北平因占籍  
燕山衛至二世祖興從 文皇帝靖內難而南屢

立戰功晉指揮使隸衛六安得世世襲焉蓋累傳  
而至諱威者以北征死事贈昭勇將軍昭勇傳麒  
麒傳芳芳傳定第以世次相禪無甚知名者比定  
無嗣而昭勇之季子芹當襲復以老遜職而芹有  
子某稱近儒者竟以旁枝紹昭勇之後而太淑人  
者其元配也寔生大將軍當太淑人之始歸也有  
相人者奇其貌謂其後當大貴而是時近儒尚藐  
然在諸季中度無貴望已近儒既襲指揮使疑太  
淑人之貴相從其夫驗矣居無何而近儒又死是



底定自是一麾而殲礦盜再麾而搗碣蠻三麾而靖粵寇蓋出入行間不逾二十年而積資累勞年未強仕即膺登壇之選建牙擁鉞鎮定八閩以海洋則不波以萑苻則無警指揮呼吸坐銷主上南顧之憂豈不誠稱偉烈哉雖大將軍忠勇決於天性驍雄本之神助其平生建樹若無待於素教而然而朝夕之淬礪左右之黽勉形影之孚契其母子之間固有闡然獨喻之於心者非他人所與知也故今大將軍歷有無疆之聞而太淑人亦享

有無疆之壽詎或然之數已哉而相人者已豫占於未定之天矣昔歐陽公少而失怙得母夫人之教以訖有成立顧其養不得及於公之鼎貴而風木之感深矣讀瀧岡阡之表則千載悲之也計將軍失怙之年畧與歐陽公等而太淑人之所以翊護大將軍者誠無媿荻灰之教而備福則過之庸非古今希闊之遇哉夫然後知婦德之有裨於世教也爲作方太淑人傳

論曰易大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蟹以存身也余觀劉氏初以汗馬起家繼以逢難  
死國逮昭勇之後如綫之緒岌岌乎殆矣而竟仗  
一婦人以存亡繼滅錫光垂裕始乎患難終乎佚  
樂豈非天道屈伸之理有固然者哉今博士家搨  
寸管以干世資譬則草頭露耳而猶有無厭之心  
以求多於造物者則惑之甚也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古者豕先馬祖咸列於祀典所謂豕之先馬之祖  
即豕與馬也非別於豕馬而自爲之類也造物生  
生之理蓋有固然哉比余讀吳郡志覩陽山白龍  
母事可異焉夫龍生龍常也龍不生於龍而生於  
人人非龍也而龍母焉其事若謬悠無當不足徵  
信然傳之東晉隆安間其母有氏有族其娠之感  
有因其誕生有日旣其子徙食長沙歲歸而省其  
母於蛻骨之處即以其誕生之日黯然蜿蜒夭矯  
於風雷煙雨中萬姓羅觀指目注焉又似有刻畫  
之期按廬山僧祖照所識本末一何較然明悉也  
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豈是之謂耶夫

以聖人之所不議者而列之祀典疑不應法顧龍之祀以其能若雨暘利濟庶萌迺龍之母不淵潛不天飛亦何與於雨暘休咎之徵而歲時雩禱有叩輒應此其故何哉當其塊破而旋滅體分而復來是龍之母即非龍也焉知非龍之示幻於人也不然沛澤夜號肇符赤帝業有前聞矣何謂其謬悠不足徵信耶宜其廟祀自後唐而南北兩宋逮勝國入國朝歷千有餘年土人奔走而伏臘之肱纒不絕以迄於今錫封隆號崇信尊禮非豕先

馬祖之祀埒也其靈貺昭垂固有著存於人心者在不在其偉與廟凡三徙最後徙於秦餘杭山之南麓異時民力普存神棲輦飭自嘉靖壬戌郡守徐公節稍加葺焉至是閱二十餘年垣宇漸圯丹青寢剝鄉人袁憲副祖庚京兆進士錢允元曩嘗驗白於神而席其怙者特爲捐貲倡募顧願羸而力誣遂疏請於今郡守朱公文科公曰嗟治民事神之謂何神之弗妥則予有攸痾余曷敢後焉迺首輸俸金若干經始其役而闔郡諸僚屬暨諸縉紳

先生與閭右檀那聞守盛舉咸翕然響應各捐助  
有差共得金錢若干以鳩材庀工翊成勝果蓋不  
逾時而卒事祀者崇剝者完廟貌奕然改觀焉則  
皆歸德於守而憲副公以余嘗典司百神之祀丐  
一言以紀諸石於乎三吳之憊久矣屬以水旱故  
積成大侵主上憫念東南亦屢下蠲逋之詔恩  
至渥也而司牧之臣復能承宣德意拮据民之  
有無而修其急計不遺餘力迺阡陌之蕭條彌甚  
則知精禋之應有不能必之於天者於是吏道始

窮矣故不得已而遍索於鬼神而陽山之工所由  
舉也第令工辦而神安神安而雨暘不愆於以登  
百穀而兆屢豐庶幾民業安而吏職易稱守藉是  
或可以上報天子矣茲非古二千石共理之微  
意哉閩宮之詩祀后稷也思皇配天之頌必推本  
於粒我烝民龍之粒民所從來遠矣茲不祀龍而  
祀龍之母以著始也此又祀義之大者不可不書  
因系之詩曰

帝宰萬化疇司其權興雲布雨瀾山沸川龍實炳

靈六氣于宣潤茲稼穡以卜豐年一或奸之澤壅  
膏遭蒸庶之命怙之如天巖彼陽山鬱爲吳鎮皎  
皎白龍誕茲名境惟龍有母幻身恍證了示生滅  
變化靡定龍歸洞庭歲來省覲適符誕期颺舉霞  
映肇祀以來輒昭瑞應神母於棲千齡兆慶三吳  
告敝財殫力疲神棲弗妥誰之護持以遺神痼雨  
暘錯施歲比不登太守曰咨民則何辜惟此游饑  
守神之主我愆我依飭棲妥靈視力之爲子來之  
衆有亟其馳普施廣因踵接肩隨輦是法筵不日  
成之神之攸奠於食有福徵協其休氛沴消伏乾  
不燔條溢無走陸肅時雨若守躬是勗裕國庇民  
水火菽粟太守之功宜垂尸祝

邑令朱公去思碑有銘

嘉禾朱公之令嘉定也則以閩之漳浦徙而公令  
漳浦之日值歲屢侵能以身暱於民而勤恤其隱  
者業浹兩暮矣會天子綜理荒政下所司覈其  
不以實副者而言事者誤以公應詔當左遷於  
是公去漳浦而漳浦之人扳號而送之五百里外

而碑其德政於東羅山之麓以繫其思公既需次  
闕下天官氏特廉公寃姑籍而謫之未行而吾  
嘉適以匱令告迺尋復其令而畀之於嘉嘉幅幘  
視漳浦倍而屢侵之害尤十倍於漳浦蓋當是時  
東南以急斂故吏率用猛以干天行而沴氣乘之  
其饑而疫疫而枕藉溝壑死者吾嘉多至三萬餘  
戶其生而為鳥獸逸者尚不在是數幾無以為邑  
公至則愀然歎曰嗟憊極矣將骨而肉之乎將死  
而生之乎即藉手扁倉無以為也毋寧與之相休

息而俟其甦乎則日坐堂皇若弛然無所事事者  
而陰師蓋公之指以示無擾而少戢其焚旣而徐  
察其羸者療之餓者糜之寒無衣者緼著之窮而  
攫者理喻而解散之其阡陌家至以暱其民而勤  
恤其隱者一如漳浦故事迺諸子遺始駸駸見起  
色而呼引其瑣尾四方者相告而來集公曰是可  
以為政矣迺屬其耆老而問民所苦以剗去其大  
不便者嘉故無禾而歲厄於漕兌強取盈焉而又  
抑之羨不厭則闕而鬪吏莫敢孰何而長賦者或

立至傾廢公籲之曰邑無民矣矧曰無禾無已願  
宛轉而輸之金以當兌可乎大司農哀其請奏從  
之而料量稍平於是乎民始知主聚一國初爲亢  
瘠計令民輸布以代粟故急其病而緩其供而頃  
年借口內峙顧迫之苛公復籲之曰此非土之毛  
民之力也奈何兼兩稅而交并之乎監司以公議  
是爲之轉控而少弛其期嘉以祁瀝兩河受潮汐  
而委注於諸瀆以資溉歲久淤濁凝之幾漫爲平  
陸而民無以爲耕公日夜講求滌源之策修陂洩

之備爲食其貧餓者以率作其工而興於事於是  
支股竝濬水有宣防農恃以無乾溢之患而田之  
蕪不治者猶所在而是而稅額仍焉過者莫敢睨  
公檄民之無田者任其所墾仍不問其責給之種  
具而期以三年收其入於是耰鋤雲集而汙萊之  
復爲腴壤者至數百頃嘉地大而賦繁衙僧窟之  
其勾股出入離朱莫之辨也則稽登耗之數爲置  
板冊者一以杜移詭而黠者不至影慝驗輸納之  
由爲屬印符者三以便契勘而愚者得無倍出其

他擘畫之精嚴多類是行之一年而歲獲大稔人  
有寧宇公曰是可教也廼爲劑品食之式而防其  
奢倣更老之遺而乞之言葺黌校之宇而需之絃  
誦而旌其士之遺佚而固窮者而卹其嫠之少而  
抗節能孝養其舅姑者俎豆其鄉之忠諫臣又幽  
而莫之聞者而暇則屏左右辟騶馭時時延諸生  
之雋者與之談性命之學以旁及僊佛或遊戲翰  
墨彈琴誦詩翛然一室常有出世之想故其政不  
窘束於簿書而務以德化民不趣辦目前而喜與

地方建置長利當上計之會公策款段行矣民猶  
望公之復以思見其成廼天官氏錄漳浦之絀不  
欲以謫籍例公爲軼格而晉公南儀部郎於是嘉  
之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始知公之不可借而  
悲號扳慕惘然若有所失者不翅如漳浦人之思  
而傾帑悉力圖所以尸祝公者咸跋跋恐後也昔  
臧哀伯論官邪之弊始於章賂極於國家之敗而  
太史公傳循吏至公儀休不載其相魯之績而獨  
取其拔蔡去織二事以遠賂故也豈一廉足槩休

行事哉夫遠賂者必能瘠已能瘠已者必能肥民  
民之所肥何施不究章賂者必有秕政有秕政者  
必有淫刑刑之所淫其傷實多若公之提躬可謂  
嶢然不滓者矣姑無論其平生口不兼珍身不重  
綺卽嘉禾去吾嘉僅隔一衣帶水耳公莅嘉幾三  
年而其家寒暄往來之使絕迹於道者亦幾三年  
此與拔葵去織者何異然則公固社稷之毗也  
直令百里哉宜其所至見思如此余旣樂書其事  
而重以新令熊公密邑博王君廷舉屠君鋒楊君

三省以士民之意來屬爲次第著之以續於東羅  
山之石云公名廷益字汝虞萬曆丁丑進士系之  
銘曰

人亦有言撫我爲君 肅皇在御鬱有嘉聞詰令  
實多寧一無芬醞釀太和媲美揚芬宜民之德世  
篤其勲暨於後來詎乏良牧迄可小康民則無祿  
時惟遑遑政龐斂威天實爲之匪人之尤無往不  
復紹公見休豈曰如燬沃以清流不爲察察而爲  
優優孔執其簡老用其柔孔爾之思軼彼前修公



肩一心匪有異行漳罹於否嘉際其盛人之訛言  
久而始定古道實難有幸不幸庶幾夙夜永翊  
明聖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慶之

碑有銘

無錫施贈公既歿於隆慶乙丑之春而其子今太  
僕君策業葬之大浮新阡其後逾十二年是爲萬  
曆丙子正月十三日而其配封太安人陳氏始歿  
乃啓贈公之兆合焉實是歲之八月二十四日也

而二尊人之葬有狀有志有表率一時名卿鉅公  
之筆汎瀾彪炳所以發潛德照來裔取信惇史者  
備矣而茲又何以碑之也蓋贈公之舉子也晚太  
僕君成進士之日贈公已不及見而太安人之被  
馳典亦太僕君官南京考功主事時遇今上  
登極上兩宮徽號僅一沾恩數耳乃其後太  
僕君之官自南考功調禮部祠祭儀制二曹郎已  
自儀制郎晉尚寶少卿轉南京太僕寺少卿以奏  
最改南鴻臚卿未上尋改太僕少卿其後來之榮

養皆不及沾漑其親則施氏之種德績行其延慶之數政未有艾也碑烏可已乎碑曰贈公諱教字子承其先汴人趙宋時有翰林醫官某者從高宗渡江占籍於吳元至正間南雄路醫學教授義始編戶於錫自是世以醫顯至國朝太醫院判昌宗院使安給事章純二皇帝得幸生有綸褒之寵歿有祭葬之卹自教授而下凡六傳而至贈公五歲而孤其母沈孺人以官逋故乃券其室而輸之僅以其餘直別僦旁舍居焉而沈孺人特善

先世兒女子之醫僅謀朝夕而贈公自少有大志不屑攻醫期以芥拾青紫而里中少年率爲博六格五之戲引觴浮白間以邀贈公贈公悉謝不往益復攻苦讀書或遊行街市卽衣履破敝而步趨肅如不失尺寸雖人誚其迂了不色沮然年已逾壯屢試竟不得志於有司或恚之曰先世之業逮子之身陵夷幾盡矣昔太史公已遭腐刑而猶不敢失墜故太史天官之業子獨無意於弓冶之緒乎奈何儒與醫兩負之也於是贈公恍然大悟去

儒而習醫日退處一室檢括素難諸書及驗之五行六氣叅之劉張李朱數大家如是者有年猶不敢自恃其能偶脉一病者若洞見其藏腑焉而藥之若掇之矣由是以試諸病者無不應手驗而醫日有聲家亦日起由是倩醫者乃不之他醫而之贈公爲構軒以納求治者有花木禽魚之勝造之者如入洞天贈公早起坐簾箔間戶外之屨跣跣而來輒滿其榻而次第牆立者纍纍而守之幾不能容乃贈公必計其先後與病之緩急視脉而應

之乎左右持藥裹以進贈公爲之酌損爲之調劑百不失一每日自旦至暮若忘其饑之食渴之飲而貧不能自具藥貲者亦如唐宋清之肆厚施而不責人之報焉其急人之難不待其招匍匐往救之則有徙步活灰婦於旣死七日而復甦之事其脉人不待其人之言而立見隱疾則有默探通判子脇痞之事其醫能以實先人尤能以名後人則有推讓其族父與外來唐醫而甘心下之之事大都贈公之醫雖不能盡窮其底奧而其一稟於長

者之所爲不以貧倦不以富趨則其中泊如也而槩其平生制行無弗然者父歿而事母幾四十年孝養無間歲時享廟輒哀感流涕自少至老慘如一日族人有越葬大池塢祖塋者贈公往直之被其擊之草間業仆而復甦有貴人爲之不平囑訟之官願爲出氣力贈公謝之曰吾前所以被挫者爲祖宗計耳今安忍護其本根以戕其附枝哉後其人益貧困生無養贈公復爲之養死無棺贈公復爲之棺若不知其前日之嘗擊我者有姊已嫁

而早寡贈公迎養之於其家終其身而厚葬之又收其四子而卹之各爲之置有常業他如此類不可勝計乃若輕財好施孳孳向義不獨施之於醫卽士常學問知道者其專志定力或不能過昔者吾友陳以忠嘗傳贈公旣卒而其秋江陰趙氏病而請仙贈公降於乩大書其別號言自海上過茅君一爲故人而來故人病良苦第服參可引日月世醫多笑予用參參之用温良虛實無弗宜者非其佐使乃復不佳乩旣退而贈公去矣蓋贈公之

於醫生而注思故死而神遊事亦可怪其住世七  
十三年陳太安人亦傳其姑沈孺人之業特善小  
兒醫故錫人倩醫者不之贈公卽之太安人其門  
歲無虛日日無虛晷而太安人性尤婉順能濟贈  
公之嚴急而贈公平生賓祭之資盤盂之費宗族  
交遊有無之相助則出太安人之力居多宜其有  
子如太僕君也其生世之數如贈公而益之一年  
夫仁者必有後則自古記之矣豈非以天地好生  
而良醫活人之多則其後之繩繩蟄蟄如贈公者

其明效亦已大著而予獨以爲有不盡然者自  
居東海德靖之際嘉定雖號稱窮鄉而名醫輩出  
乃其後頗寥寥至于孫有不能自給衣食者豈天  
道獨驗於施氏一姓哉昔于定國故高其門以待  
駟馬車之來則長者之行更有急於活人之術者  
如贈公立身行已不媿屋漏豈世號名醫者皆可  
能也而廷慶之澤勿替而引之其在太僕君乎而  
太僕君之嫻家子姓爵里已具贈公之狀志表中  
茲不復叙

銘曰君平賣卜日求百錢止食其力已即垂簾不  
貪其贏世以為仙凡今之醫視利後先名為活人  
活已則專醫之不昌蓋亦有焉於惟贈公夙稟純  
全醫雖小道以莫不虔執事之恪對越在天何貧  
弗邱何細可捐視之如一詎以貨遷主為長者易  
地皆然洞洞屬屬降鑿鑿愬于公之門駟馬翩翩  
施之再世秉心塞淵為王司園雲錦三千其後  
逾大如種福田慶源流芳子孫綿綿大淳之阡龍  
翔鳳翥有吉斯壤戩穀其延仁人之居鬱鬱芊芊

天篤其祐於茲考旋

歸有園稿卷之六

吳川家藏圖書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顧公墓志銘

南京兵部右侍郎太倉顧公以萬曆十四年丙戌八月十三日乙亥卒于位訃聞京師其伯子紹芳方官翰林檢討侍上於講筵揣公素無疾不虞其奄忽至此為顛天號踊幾不欲生者累日夜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闕下上書祈卹 天子閔公勤事忠特 詔禮  
官予祭葬如制仍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明年丁  
亥十一月二日丁亥檢討君將厝公於崑山六保  
尚書浦鳴字圩 勅葬之新阡而手光祿少卿王  
君執禮狀踵余猥以塋道之石為屬於乎自公之  
歿而朝亡典刑鄉亡著蔡九縉紳學士先生暨閭  
巷小人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嗟惋惜歎公之未  
可以死而矧以予之不肖久暱於公得日聞其過  
夫者餘三十年迺垂絕之言尤斷斷可念居常輒

自相許期以後死者為之傳於乎公竟先余而逝  
矣則何辭於檢討君按狀公諱章志字行之顧之  
先自丞相雍顯於吳其後子孫播滁陽間已自滁  
陽徙崇明再徙太倉有諱伯善者是為始徙太倉  
之祖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嘗仕元為市舶司正  
觀五傳至公之曾大父珩珩生鑑於公為大父以  
子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父諱濟即刑科給事  
中嘉靖初嘗上封事勸 上攬威福絕佞幸為中  
興第一疏語具國史中配陸氏累封太恭人生二



子伯樞爲太學生有倜儻奇節仲即公公生三歲而孤太恭人榮榮鞠之艱苦萬狀比長屬太學君爲之傅時給事公歿後門多外侮而有司之力政又日過其家幾不能支太學君矢以身扞禦之諸所劾勦畧不以關仲令仲壹意讀書迺公亦克自邁勵尋舉於鄉於是門祚稍稍振而太學君又歿矣公念太恭人春秋漸高無他子在側不欲上公車而太恭人故迫之行明年癸丑公遂舉進士始給事公故以丑第而公所授行人官又與之符會

太恭人聞之爲媿然喜而鄉人亦謂顧氏世德之報若有齒契云而公之爲行人也嘗使南粵粵多珍貝之產以地遠易浼有交際公者悉峻謝之一不以溷橐中裝比還朝第徒手而見執政執政已目異之會應臺省之選吏部以不得執政指竟不及公而僅移司副進司正人多爲公不平公自以太恭人在堂此身未有死諫地安所事臺省官爲也對人終無幾微之懟久之遷刑部湖廣司郎中時高安吳文端公山在禮部吳人有丐其志墓

者持公之狀往文端說曰是何吳之多士也將薦之爲子部郎適已未會試又薦公分校春秋而皆爲執政所拂不果用公歎曰時事可知矣今不去當有復齧我者亟請告歸歸三年圖終太恭人養太恭人呵止之曰兒不聞而父嘗無故引疾而奄至不起乎此已事之驗也吾尚彊飯當經營之年居家欲何爲哉公自是不敢言退而復還於刑部刑部職獄訟諸僚吏謂公自開局來烏識所謂爰書也及聽其講解律令則書中諸僚吏終莫能解

試之疑事公立剖而囚被公訊者咸稱公不寃已擢爲饒州守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喜鬪公至之日訟牒填委焚不可解吏窟其中往往互相影匿以爲奸利公已詗知其弊竇則徐爲疏剔者三月而前所壅積得盡決去旣迺召其爲窟者面數之過而繩其尤桀黠者一二人吏自是不敢仰視公而訟人者與訟於人者咸願質成公能不齎糧而事辨淮國於饒其左右或怙王寵靈有所圍攷於民公必裁之以三尺始王謂守釁旣見公料量宗

錄無畧刻爽且爲約劑其給主於必平不縱吏有  
所乾沒而或時以緩急來告顧又加意護持之王  
迺信公非贇而更頌其賢浮梁之景德鎮陶利被  
天下五方之亡命多藪集之號爲囂雜而其地又  
犬牙錯於安仁兩縣民小有睚眦則依岨而鬪一  
日嘯聚至千人幾於揭竿市官袖手而已莫可誰  
何公適以視供噐至即從輿中口占數語揭之衢  
諭以禍福閩者素憚公威嚴即時解散而公仍法  
其首閩者一境帖然其他神明豈弟之政多類此

而議者以公治饒至比之顏范兩公非虛語也公  
在饒四年擢湖廣按察副使當備兵辰沅公奉太  
恭人業取道大江輓舟而上矣一夕忽遇暴風起  
舟爲之蕩太恭人色慄度不能前公竊歎曰報劉  
之日短矣奈何使之凌兢畏途哉乃不告於太恭  
人而密疏請休疏行而後以聞至是太恭人亦彊  
領之矣遂奉之歸歸又三年而太恭人以壽終於  
家旣免喪而公復補廣西副使與御史勾當戎籍  
事竣入賀 萬壽比出 國門而公已晉貴州參

政又晉廣西按察使其明年丁丑檢討君舉進士入讀中秘書公曰吾家已三世受國恩矣恨不能報求多於天無益也因決意求致其事去於是去而臥家不起者七年而歲癸未當輔臣更革之會天子一新大政詔吏部舉遺佚而吏部以公名上復以原官起補山東山東之部使者謂公資深直浮寄耳不欲煩以事事而公更爲殫智畢慮以襄部使者當讞獄公手叅獄詞一稟於明允比復命舉刺其評隲皆密受成於公大都務寬大

而畧細奇窮日夜之力不敢以嫌怨避部使者大驚懾之語人曰吾始以顧按察重厚人耳不意其精爽乃復如是旋擢公於部業以大臣器許之而是冬遂有南光祿之命居亡何晉應天府府尹尹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或持大綱示貴倨而已公於瑣屑必親如在饒州時務裁狹闊主於便民而其最所干衆怨者能奪貴官所僭乘驛騎還之會同館而乙酉秋事已豫爲料理與其丞謀必剗去異時上下陰行之私比入棘而公已簡副

留樞矣時屬考選軍政之期迺尚書病不能任公  
遂肩其事細為簡汰奏之已尚書病去而公當視  
篆會應 詔陳言公言留都馬快船為中貴人  
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之而役之藉民間者十九  
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遺夕不留行已極疲瘁而或  
時時有所摧剝則傾帑以供不厭第棄伍走耳不  
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廣  
繹思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別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今請如馬船例凡役於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

益其直尤須縮船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  
米三萬石今衛戍已願輸萬五千金而 朝廷仍  
捐金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舒其力則費小而所  
惠甚大為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 上是其議下  
所司悉付施行仍著為令而公猶以事關 禁近  
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則又謀之新尚書  
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四事大要在杜  
浮言急儲侍而委命於始事之臣共圖經久 上  
併嘉納之而一時留都四十八衛杆擻之衆若脫

湯火而置之衽席之上歡然手額各肖像尸祝公而公亦自以爲愉快嘗遺書語檢討君曰吾晚年遭際 聖明所自効者僅有此耳蓋公逮事 三

朝所敷歷最深而中經退遂其大半在田間世謂公直恬於進取耳其才或不足以應猝黔粵之役當事者猶以常格擬公公遂軒然有終焉之志旣而所聞行誼愈益高會有宣之於朝者謂公貴人始知物色公山東再起遂不二歲而驟至大僚乃其所驗白於時者復較著如是業駸駸柄公矣而

公已不能待然則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匪直人之爲之而亦天之爲之也公爲人精敏介潔而能醞釀之以冲易與人交善者締係之或旣及其子孫藉遇不善人亦曲爲藏疾不少露崖異之色士以此附公而時見有侮於鰥寡者公必盛氣砥植之即於貴勢人不少遜然亮公無他腸終不以爲忤其孝養太恭人至老不忘孺慕姑無論美寢必問匕箸必親靡昕夕間而已乃其婉轉周旋出於心之所獨詣者尤多太恭人慈而喜施

其注擬所及常不能自言公能逆其未形推其必至而爲之次第周洽務愜其所歡令其人安太恭人亦安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嫂臥牀席則不敢復赴飲食之會或偶有所赴必不卜夜而反先是兄病且死所遺孤紹夔亦三歲手公囑之曰吾僅延此息耳仲他日生育無窮幸有先人之業在仲第以吾息列諸子中等析之足矣無作兩家箸計也公唯唯已撫其子若女訓育之婚嫁之一如其子與女人視之不覺有絲毫異他如嫁王氏姑

以子宥傾其室而太恭人有弟窮老無所歸俱收卹之終其身比於歿而喪葬之如禮姊之女孫有少失其父而其母伶俜不可依者於公稍遜公曰是吾姊之一體也則携之歸而殷翼之以嫁溫室人尤以爲難王叔人以無年而死公時時痛念之後其母死特豐其殯而併殯其父之藁葬四十餘年而未即窆窆者公所居湫隘僅蔽風雨至不能容其子舍而宗人之以急請者以窶顯者以無家室控者咸趨公而飲食寢處之必各得所願而後

去違明日他宗人之來者復然故其歲廩所入常  
不足以供其所出甚則假子母錢以給其平居樽  
縮食不重味衣必再浣泊如寒暄或勸之少腴者  
公曰吾豈徒惜福亦圖裒其美以利濟人耳世有  
講良知之學者公謂其茫無稽據其實不可食也  
曷不遵孔子一言終身之訓乎故公平生事以恕  
施而又少歷諸難備諳世故不弔詭以爲名高不  
飾情以阿流俗施於家國能鑿鑿副名實而所至  
見德所謂循往而動其迹自異宜其至死而清明

不亂公生嘉靖癸未四月十一日迄於歿享年僅  
六十有四配王氏累贈淑人繼孫氏累封淑人子  
男三長即紹芳娶周氏繼陸氏王淑人出次紹芾  
娶周氏繼李氏次紹芬娶葉氏一女適歸起霽孫  
淑人出其適曹志忠者爲公養女即姊之女孫也  
孫男三同德娶周氏同應聘沈氏紹芳出同吉紹  
芾出孫女三長嫁金履莊次許王元爵聘次許于  
某聘曾孫男二銘曰

顧於江左自雍益著有功於吳實昌其緒厥胃遙



遠不顯亦世神明之祚篤生給事以侍 肅皇莫  
竟其志有鬱而藏嗣人之利桓桓司馬起自孤孺  
難難百之羽括鏃礪既蹇其生復屯其仕樹德務  
滋培爲世噐天定之年迄躋大位奉道方升會逢  
其際赫赫留京筦樞攸寄仁人一言根本是慮鞏  
茲磐石社稷之衛職司其居公無可媿德厚流光  
施於繼序繩紃而來我卜其窳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於乎吾忍志吾繩之之墓耶往嘉靖間與繩之同  
爲郎而是時柄臣邸第在長安西里士大夫多炙  
附之以居而繩之獨與無錫尤公瑛嘉定唐公愛  
張公任暨吾五人皆避居東里數以酒食相徵逐  
當其酒酣耳熱箕踞放歌抵掌諧謔睥睨世人一  
時意氣何其烝烝盛也今屈指已四十年事而諸  
公之淪沒殆盡矣乃吾幸以後死之故猥備文字  
之役而繩之又若俟吾言而後瞑者俯仰今昔於  
人世何如哉公姓袁氏諱祖康繩之字其先世蘇  
之吳縣人也自公之曾大父諱綱者爲長洲陽山

惠氏之贅壻因家焉故今爲長洲人綱生瓘瓘生四子其季諱校者即公之考也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妣朱氏累封恭人公生而夙有異質其警敏不類常兒六歲時中憲公爲里人所構傾其家朱恭人日不得一食而勉爲食以飼公公曰母之餒矣兒能獨飽耶卒不欲食比長而從中憲公授舉業始若稚僅能遣句而已年十四忽豁然開悟下筆如流其母舅太守陽山公見而噐之曰是兒即可發解矣而陸給事公燦者雅負人倫鑒亦大奇

其文十六補縣學諸生輒與諸生較藝已無當公者歲庚子歷郡院試俱第一遂以是年舉京兆時公年二十二明年辛丑連舉進士除浙江紹興府推官人謂公一白面書生耳其何能吏也乃公亦自嘆其所未學孳孳焉每從先生長者問已成事適之官道遇朱中丞公紘教以稽考覘畫之法公一一領畧之奉之爲著蔡比至紹有所讞鞫無不中法比兩造俱稱不寃於是民有袁青天之謠而旁郡之求質成者踵接於庭矣亦無不滿意去理

紹幾四年凡攝郡者一攝縣者三自山而會而姚而攝姚尤久姚爲衣冠之輶民間苦於供應浩煩公力爲搏裁得歲省其十之六七若去湯火而酌之以清冷者其他政事大都出之以嚴明而劑之以敦大故所至稱平比滿一考有詔徵入將需臺省之選而公以年格業擬天官郎待之已竟奪於有力者乃量移禮部主客司主事晉精膳司員外郎郎中禮部故稱清曹而膳曹第檢括上供文書別無所事事幾埒散員非公之所樂也日浮湛酒

人間以自慰藉而已常語人曰令我淹淹抱案積歲月以要華膺無寧屈膝事人亟行其志以利濟一方哉同舍郎有以其語洩之當事者當事者笑曰袁郎顧欲爲知府耶吾計已審處之矣會荊州缺守即以公名上旣得旨公欣然捧檄而出國門了不以爲絀荆於楚諸郡中幅幘最廣而疲劇特甚又遼藩之所都也其王故以狡悍闢而諸宗人又類多不逞其宗祿稍匱則往往羣聚而譁於郡堂以索逋爲名麾不能却前守至不敢啓解而

私以公座徙郊寺中聽民投牒雖幸諸宗不得越城而闕然自是內外睽隔吏緣爲奸利錢穀出入之數互相影匿至不可究詰而帑藏爲虛公至已灼知其弊實所伏一日坐堂皇盡發往時諸衙僧之爲奸利者戍遣數人由是左右凜然股栗儼見神君在上無敢仰視其宗祿必以時促給隨至即散無畧刻滯留而主之以必公必平諸宗遂斂手帖服即重門大闕而閒無一人輕闖郡堂者而遼王亦知袁守非常人也愈益嚴重之王嗜酒時召守宴而公之飲量實加王數倍已默有所銓壓而又務與之留連款曲每宴必至夜分無惰容無褻譌各類然而後別王知守可親不可犯即欲行其小慧亦無間可乘故終三年訖無所干撓人謂治荆者匪疲劇之難而特難於馴攝遼藩公旣易其所難其他瑣務直駕輕車就熟路耳而公之所尤長者存清會計簡獄訟詰奸慝鋤彊梗扶植善良其綜核名實大類朱中丞故始而荆人莊憚之繼而親之譽之久而尸祝之自德靖以來太守以卓

異稱者惟公一人而已時江南數被倭患而公有治郡聲當事者將以兵事倚辦公乃陟公爲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溫處溫處偏近仙居而仙居以南已不勝焚燒屠戮之慘矣賊逸仙居則溫處必危公初至悉力堵絕賊知有備從間道遯去而公能擊其惰歸亦稍有斬獲功 詔以白金文綺爲賜明年賊遂大舉寇溫溫道兵止三千人而賊以萬計勢不能支則先趨磐石堅壁以伺賊仍從中調度嚴督文武將吏往來策應以須援兵之至此督府方有事周山不得速調最後遣叅將戚繼光來援戚以兵勢猖獗兵至磐石逗馬公曰事急矣吾自往促之從者見環岸舞刀者皆倭也衆有難色公掉頭不顧竟躍舟渡江逆援兵逮援兵至而賊艘已薄城下矣公以計燔賊一艘殲數百倭二月事寧城得不破尋上首功於督府督府以爲能而鄉官有王僉事德者先是赴磐石與公議方畧議罷欲乘夜從寧村歸郡城視母公止之不可道斃於賊公收其尸脫所衣鮮衣殮之而權以陷陣

報蓋傷之也督府以其事張甚不得已論公失事當戴罪策職而朝議誤以王僉事真死於陣謂公爲怯則刻公官一級別用而王僉事因大被卹蔭明年當外察之期有所轄墨吏素見嫉於公自度不免則騰公飛語於南都而賂一御史爲竄入奏中公遂報罷公罷時其年纔逾彊仕耳而二尊人方在養不忍見壯子無故早廢而公亦寢鬱鬱不自得久之歎曰寥廓之內亦大矣何不能借數尺地容一袁某哉乃堅志杜門益自放於酒晨起

自問視二尊人後即陳博局於廳事客至必與之賽博而賭酒一籌一觥客不醉不止主不醉不止即主客俱醉不見燭亦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暇或裹糧東新徜徉山水間期於酒盡而返若坦然不以生計屑意者而尊疊甕盎之隙又時時出其餘智以料理家督即米鹽瑣碎無不經心而畧不見其聲色之露公素廉白初荊州歲收商稅裒其羨約可得三千金異時皆太守堂食費也公悉斥之以補宗人折鈔一無所乾沒而去溫之日郡縣

例有贖遺公曰官可壞而人亦可壞耶卒峻却之以故敷歷中外逾二十年而所在多垂橐而歸比中憲公既老而傳所遺田不滿十頃而公經營三十年今已倍之者三而園林第宅圖書彝器之類亦畧稱是顧公平生既予無宦貴而居鄉又絕不與外事於有司未嘗輕脩竿牘之問若一無所賴藉而坐致素封竟莫知所以爲之輸運者而其才可得而知也嗟乎以彼其才能少自貶損以干世資世必有知之者厚養而重用之詎不足以當國家之緩急乃么麼數語竟無有能白之者一斤不復坐令豪傑短氣此何說哉宋王金陵之言曰交私養望者多得美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然則倜儻非常之士類不能以媿阿取容自古然矣獨今之世哉吾是以悲公之不得盡究其用也公生於正德己卯正月十四日以萬曆庚寅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娶文氏累贈恭人繼王氏累封恭人再繼謝氏子男一人孝思上林苑監署丞娶唐氏女子二人以郡學生唐正聲暨劉調元爲

之壻孫男二人長懋賞縣學生娶朱氏次懋質縣  
學生娶毛氏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墓在陽山鴉  
哺墩之原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先是公年六十  
頗自負其平生謂後世誰相知者因爲生志以傳  
之人人至是上林君遵治命丐余藻飾之以余嘗  
知荊州繼組於公得公行事之實也又烏忍辭爲  
之銘

銘曰謂公有意於世耶而幕天席地胡溷迹於沉  
冥謂公無意於世耶而竹頭木屑其較畫不讓計  
然之精然則世之夢夢者常以醒爲醉而皎皎者  
反以醉而爲醒而公之自逃於酒也吾因得以窺  
其用世之情而遂是以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於乎我外舅金翁生世九十六年以萬曆乙酉七  
月八日考終於正寢而其孤允殖等卜以是歲九  
月十八日葬翁於城西外收字圩之新塋遵治命  
也先是翁葬其元配梁孺人即自營其藏封之六  
十年意不欲以死累生故翁之葬速而僚壻顧君



夢羽泣謂學謨曰翁勤一生以砥行凜凜若涉春  
冰也至耄猶兢彼豈欲碌碌生死哉顧其平生匪  
羽莫殫匪子莫知羽狀之子銘之翁恃以不朽矣  
子盍圖焉學謨唯唯否否禮卑不銘尊甥固無當  
於銘舅也無已請志其事而內諸壘可乎志曰翁  
姓金氏諱夏字子大其先系自漢日磾傳至元末  
華一公實爲始祖翁蓋七世孫也高祖德明曾祖  
實祖磬並隱於農父坪始以翁貴贈文林郎中兵  
馬副指揮母孫氏贈太孺人翁兄弟三人伯章烏

程丞仲韶長汀令而翁爲其季金氏故籍崑山之  
惠安鄉成化末析其迤東二鄉爲太倉州故金氏  
今爲太倉州人翁生五歲而孤自太倉來爲崑山  
梁氏贅壻即奉其大母徐孺人母孫孺人依梁氏  
以居年十三偕梁孺人自爨攻苦力作且晝夜誦  
讀不休久之稍稍積纖累微業漸拓年十六補縣  
學生尋入貲升太學生翁在太學嘗兩應京兆試  
輒不利中歲求試吏以選人高等授中兵馬副指  
揮兵馬職巡徼而輦轂下故多豪族貴游日鮮

衣怒馬衡行闌閭間金吾莫敢誰何翁在事一裁以三尺有抗法者立捕治之無所縱舍由是相戒無犯部內肅清一內侍朴殺其同母弟於禁中侵旦昇出西華門人無知者翁詞得之其人卒抵罪然翁爲文主於無害有賀人生子歸醉墮大窖死訟繫生子之家久不決翁察其寃白於上官釋之時武定侯郭勳被籍業起大獄而侯家故有金穴之名左右悉眈眈視翁奉詔追逮其家募餽數百金爲壽祈少緩翁怒斥之出而鞭其媒入者其

後同事利侯金者率坐譴而翁獨燭然無浼人以此益嚴重翁一日與御史言事爭之彊御史不能堪將褫翁庭挫之翁投綬於地曰幸備員朝參得此肩事上義不受辱御史上狀朝議竟誣御史而直翁彊項翁自是力求補外乃出爲山東濱州同知而翁在濱州會歲饑而責逋旁午翁度民不能急辦乃緩與之期約姑伺其次第而輸將之已令不苛而賦給守苦賑貸無法翁曰發粟何如煮粥便即爲巡行阡陌令民什伍而班坐之按口具

糜轉相傳給一時全活甚多守讓其能凡所擘畫必咨翁而後行業聞之臺省獎檄屢下而翁已有倦游意竟致其事歸翁雅負大志冀一表見於世既以棲卑故不得竟其施設每斷斷對人語必追述在官所嘗行意多感槩思歛其餘笑以驗白於家既歸乃益治田疇繕垣宇篤宗祧葺丘隴藝園圃謹儲侍與食享賓客收卹孤榮旁逮臧獲瑣及米鹽擇人而任時勤生而嗇出厚薄踈數事有品式歲有程度務軌於潔齊嚴整儼如朝典云嘉靖

甲寅倭人內訌逼崑山城急令無所措則集諸士大夫畫堞而守之而翁當其堞時時絙郊民之突竄者入有勢人齧翁謂翁且納賊翁曰赤子流離方望城以爲歸而忍委之飼賊耶第一諦視之耳何賊之納其人怒則嗾令勒翁出粟助軍需翁即傾廩而輸之畧無愠色已賊退令置酒相勞而翁坐復據勢人上愈不能平輒厲聲相加翁叱之曰今以勢論某坐誠不得先汝若以人品論君曾無下床之臥當與誰爭席耶亟拂衣出比還家氣勃

勃不能吐呼諸子囑之曰而父止缺一第老蒙詬侮汝曹安可不自勉當世世居人下耶以故歲延塾師禮意懇款暇則與之講析古今見忠孝廉節事輒摘以訓諸子乃其型範之嚴居常即所甚憎口不顯言其過晏處未嘗一見惰容雖其居常機利之奏而為鑰常固妖淫艷冶曾不得一闖其室而諸子亦相率共令斤斤守禮絕無儇薄怵宕之習其家之振蟄知未艾也翁廣額高顴脩目飄鬚望之凝然如不可近而即之冲粹夷坦畧不覺其有町畦之介乃孝友慈惠出自至性痛念父母墳墓越在東鄉不得以時瞻禮每遇伏臘則涕泫泫下也因捐祖遺產分讓兩兄以代松楸之役而里中歲舉社會則輒邀兩兄相過為共被之驩三家子弟自垂白逮童稚無慮數十人雍容陪從杯酒勸酬于子樂也長姊適吳氏早寡即迎歸以養常時其寒燠而起居之姊不樂翁亦不食不翅事之如母後姊近百歲終於其家復以節旌皆翁為之經紀而姊之猶女吳氏者梁孺人嘗抱之為養女

適顧氏亦早寡翁仍還鞠之而撫其孤教之成立  
又卒而吳氏今年七十四矣即暫爲顧氏婦而長  
爲金氏女生死銜恩六十餘年如一日也翁素得  
僮僕之力嘗屬奴掌賦籍奴爲衙僧所給遺責數  
千比事露而奴慚負主即自經死翁憐其非辜竟  
厚葬之而自償其責家人有犯者不輕施笞罵即  
稍加笞罵旋以好言相諭解無藏怒也故人無少  
長咸樂爲翁用而其字佃籍也尤恩歲省其耕必  
數其登耗虛實而歛散之而死喪之家更曲加寬

貸常曰彼父兄子弟沾手塗足以代吾耕而吾不  
厚爲之所將解體散矣獨吾田可佃耶以是佃翁  
田者爭先以輸不敢置詭相溷而翁家之粟必收  
上直翁平生最慎取予非其氣力所出即一介有  
辨苟分義所當輒毅然肩之必不肯瘠人以肥己  
前令欲庇其所私而素惡翁嶽嶽故困翁以重役  
或勸翁有貴壻可倚曷不怙之以丐脫翁曰有身  
則有庸農家所藉手以報 上者惟此耳吾直順  
受之而嶽嶽者故在也丐脫何爲哉故終翁之世

不以寸田干人影役然其家亦坐是漸見消落而支吾內外諸禮際翁又纖悉必厚必周不給則寧質貸以從事宜其門屏若充然有餘而囊無一錢尺帛之貯也此又奇男子所爲翁初娶梁孺人繼沈孺人並有賢稱先後俱膺 馳典男子五人長允成縣學生早卒娶周氏允殖國子生兩娶馬氏允文國子生娶顧氏繼王氏允武國子生娶顧氏允揚未娶天卒女子五人長適蘄州同知即顧君夢羽次適魏大化次適王道敷次適學謨累封夫

人次適縣學生顧光世天卒長女適顧氏者爲梁孺人出其他子女七人盡沈孺人出而允文暨適王氏女則側室周氏出也孫男子八人履中履正允成出履康履莊允殖出履光履儉履讓履信允武出而履中履莊俱縣學生孫女子十三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三人始翁患末疾劇甚度必不起已閱七年而視息飲食了無所苦乃六骸寢縮嬉笑怒罵動如嬰兒人謂翁當不死忽一日上食以手揮去遂奄介彌留屬纊之夕整衾端臥不少見

顛迷散亂狀內外子孫滿前流盼幾遍喉吻寂然  
視之瞑矣豈完其天以歸盡者耶箕疇五福翁實  
備之顧哲人既萎典刑漸盡於乎痛哉謹披淚而  
爲之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距嘉定城東三里倪家浜西之原是爲吾師方齋  
殷先生之墓按先生以萬曆丁丑四月二十五日  
捐館舍至是閱十有二年其子力不克葬而諸生  
婁應軫沈紹伊輩爲募貲佐襄事以戊子十二月

二十八日始即窆於乎傷哉貧也賢者之畸於  
世獨饑寒之在身前已哉始吾嘉風氣頽鹵故未  
有講聖賢之學者先生生而凝然端重自垂髫時  
已不近嬉弄年十六補縣學諸生即以斯道爲已  
任都授里中里中子弟爭負笈從先生遊由是以  
其學掇取世資者斌斌項背屬也蓋自是儼然稱  
師者垂四十年晚藉貢資除淮安府學訓導非其  
好也居三年訖不竟其官卒以抹掇死得年僅六  
十有四云先生之學初宗姚江若有味乎致良知

之說以儒者之方便法門在是已悟中庸三知之指謂知亦有次第生知既不恒有藉令學知而下盡去聞見而虛事揣摩其能以徑造乎乃更宗紫陽而少刻其支離以符會於孔氏博約之訓於子史群籍靡不泛覽而仍折衷於六經爲之講解著論要於精詣傳之人人而一時學者咸篤信而守之不翅如天球河圖然由是先生道日尊門墻日益盛人望之若不可狎近比就而質問疑義無問其可與言不可與言一飲之以和多滿意去絕不

見有町畦之介或酒食之會群少年方恣爲歌呼謔浪見先生來即寂然聞不聞動靜而先生更降氣相款洽竟席歡如也其圓融應世而主之以不染多此類先生天性肫篤年十歲喪其母沈孺人其家頗葬之嗇先生每念及之輒對食不食涕淫淫下也然終不敢顯言於人而默爲孺慕者至白首不能解父故以嗃嗃治家而稍暱意於後娶許孺人先生爲揣其所安每晨昏必曲承許孺人驩以求媚其父必得其愉暢而後已父善酷而不能



飲許孺人持善飲則爲市父酤飲許孺人更約許孺人飲量如其數具酤貲爲其父壽如是者日以爲常已許孺人自有子父母憐其弱也一倚辦先生育鞠而督誨之凡先生之所以覆怙其弟者常恐其失墜以遺親之憂計無餘力也弟既有婦則囑其婦母以拮据勞之曰此吾母之所鍾愛也第令飽食穩臥而已比於析箸則盡讓其故所遺產而先生自有田不滿百畝復從父命裒其半益之以厚惜其單寒乃許孺人之心鞅鞅未已也則歲

納其束脩之餽與廩舍之餼於其父以陰潤其所欲私一錢尺布不留也然自是先生家益窶俯仰之需姑支吾以給幾不能朝夕而陶然一室誦讀自如了不以固窮爲病乃其燕處如對神明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聞聞之際至老不親二色其德性之完粹若無俟於動忍而得之者此由宿植匪盡由學也昔孔子聚徒蓋三千焉其平居未嘗輕於許可獨顏閔二人一以爲賢一以爲孝卓然稱高第弟子此豈有殊行哉要不過循其學之所至

以善處乎人情之所不堪故千古以爲難耳然彼皆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去孔子遠矣一旦倡道於顛鹵之鄉當絕學之後姑無論其平生疏節即其周旋後母間養志安貧似無一不準於絮蘆之戚簞瓢之風者假令孔子而在固顏閔之流亞也詎不尤難哉吾嘉自明興以來稱醇儒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子義字集鄉其號方齋者爲學者尊稱之辭上世高大父顯宗曾大父清大父駟父鎮俱隱於市至先生始以儒顯配陶孺人能與先生同甘苦生子男二人長儒娶馬氏繼侯氏次仕娶朱氏亦規規竝守其家法女子二人以孫守道唐有謙爲之壻孫男子三人孫女子四人若謨小子固所謂以其學掇取世資者媿無以張先生之道而於其葬也屬其子以塋道之石請忍無一言以永其傳乃爲之志而銘之銘曰

謂漢人不學而千頃汪汪能範其鄉里謂宋人言學而正心誠意已不爲上所喜豈大道之歸疑別有所指而先生能食其實不咀其華故盛德在人

愈久而不忘如此

朱隱君墓志銘

隱君姓朱氏諱纓清父字其先華亭人也自君之  
父鶴號松鄰者始徙嘉定卜吳淞江上占籍焉松  
鄰爲人博雅嗜古而特攻雕鏤之伎其所製簪匣  
圖刻諸器爲世珍玩有傳其一器者不以器名直  
名之曰朱松鄰云而君爲松鄰長子能世其業人  
呼之曰小松君生而聰穎絕倫即席松鄰之伎輒  
能師心變幻務極精詣故其伎視松鄰益臻妙境

自簪匣圖刻外旁綜花草人物間倣唐吳道子所  
繪作古僊佛像刀峯所至姑亡論肌理膚髮細入  
毫末而神爽飛動若恍然見生氣者鑒古之士咸  
謂其工非人間所宜有而君亦雅矜其伎不肯輕  
爲人露指有以貨干之者不輒應即應之必不受  
人迫趣而性復嗜酒酒至即醕不醉不止以故日  
無餘畧須興至始一運斤主於自適而已即所製  
器匪經歲月不能得人以其難得則愈益愛重之  
而疑君者以爲倨或誚讓及之君漫不以屑意會

令欲多購君圖刻爲賂遺具君不爲理令怒而捕君君竟逃去不復顧其家已太倉王先生爲之居間迺脫而君終不爲令屈也人以比之漢太山太守遂龐萌故事云先是禹州徽王聞君名將禮聘之業納幣而君辭於使者曰臣井中鼃耳安所需於東海哉卒不肯行其後王坐法廢識者始服君之先見君嚴於褫身而自以接卑故不敢爲亢異時騷卿墨客暨游閒公子日過其門君與之無町畦即雜以酒肉僉便腹賈亦復歡然畧不作嘔噦

狀而其中涇渭自辨要於兩無所浼始吳淞之廬燬於倭君迺避地入城頗厭其囂則構城隅隙地結誅茆數楹旁蔭竹樹以乘風日其戶長扃不扣不啓而簞瓢晏如人召之酒無不赴不召亦不先往故平生未嘗以顏色伺人人竟不得而親踈之其意度汪洋可念比中歲有悼亡之感遂不再娶而君益喜自晦匿鰥居一室第逍遙於盆池山水間不復關外事即所善雕鏤多委棄不治暇則繙誦貝經冀以勘契死生大事如是者凡十有七年

然嗜酒無厭晚中風淫客至率臥牀不能起或勸  
之止酒君笑曰酒止而生生何爲者世間殤子豈  
盡醉死哉復歌之曰去本無妨留亦得何人不是  
遠行人於是勸者色沮其任達如此蓋病三歲而  
君奄然逝矣是爲萬曆丁亥九月初六日得年六  
十有八而其葬也即以是年之十二月十六日墓  
在邑之依仁鄉柎松鄰兆娶丁氏生子三人伯稚  
美娶鄒爲縣諸生以都授給君衣食仲稚恭娶蕭  
季稚征娶錢仍世君之業女四人徐潞王士弘李  
人童潘承節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當君屬  
纊時瓶乏宿春召諸子前相顧而訣了無陶土敗  
絮之感第囑之曰其以宗伯公銘我嗚呼君之名  
幾滿天下矣顧不知君者謂君以伎重而知君者  
則謂伎以君重非果於遜世者歟稚美以狀來請  
迺爲之銘曰

語云有大巧者必有奇窮而君之不逢豈以其能  
奪造化之工然則古之黔婁未嘗疇於伎也又胡  
爲坎壈其躬吾故去彼取此以貴汝於三尺之封

嚴伯阜墓志銘

昔顏子歿而孔子重傷之非以其人之能好學也耶當是時七十子之徒方幸聖人以爲之依歸宜其深信而篤嗜之者匪直歸於顏子而竟無其人以當孔子喪予之慟則今之世可得而知也於乎世之絕學久矣獨所謂科舉之文儒生家實藉以干世資其深信而篤嗜之疑必愈於求道顧吾嘉故稱顓魯異時作者知好之矣而類不知其所以好徃徃自怙其所長而輒惡攻其所短則有自殉其僻寧終身之不售而必不欲舍己以從人又何論於若無若虛之學也吾晚得伯阜其學爲科舉之文也則深信之矣篤嗜之矣蓋庶幾哉顏子之好乎伯阜資故顓異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窮理窟蚤夜覃精不得已其爲文不盡師繩尺第一稟於師心故自少即不得志於有司年二十六始補縣學諸生爲諸生又三數年無所知名乃諸生中未嘗不推讓伯阜也余故不識伯阜比就督學使者試或以其試文質余余覽之曰思深哉其大

雅之遺乎然未可與凡月鬪也成則王而敗則虜  
矣既而名出果以伯阜冠諸生升之廩舍仍刻其  
文以傳已使者去而後之爲使者齟伯阜如故伯  
阜益不能自持乃以其文請問余曰文從心生上  
之則浮下之則沉子非浮之爲患而沉之是患且  
芻狗業也已則棄之矣何過用其心如是伯阜唯  
唯退闔其戶而揣摩之務去其所艱而就其所易  
他日更爲之請未可也則又痛爲之滌除務求印  
證而後已蓋逾旬而始得其肯竅余躍然喜曰穢

蒙至矣豐年其可俟乎時適應直指試乃復以伯  
阜居諸生上於是伯阜之名隱隱起縉紳間而太  
倉王氏諸公子願納交伯阜則辟而賓諸塾伯阜  
初不欲往余從患之令觀大方以驗其所得伯阜  
乃至太倉至太倉不數日而伯阜之妻病疫則還  
視其妻妻病良已而疫中伯阜矣未發也比復於  
太倉三日而疫作伯阜遂不起伯阜生而廣額高  
顴偉軀幹兩眉過目幾寸而性復醇雅與人接終  
日不見其喜怒之容居家孝友天至父喜客而貧